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一·子部·雜家類

- 蛾術編八十二卷（卷七十三至卷八十二）〔清〕王鳴盛撰 連鶴壽參校.....一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 〔清〕錢大昕撰八七
陔餘叢考四十三卷（卷一至卷三十二） 〔清〕趙翼撰三七三

蛾

術

編

二

〔清〕

王鳴盛
迮鶴壽
參校

據清道光二十一年世楷
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七八毫米寬二六二毫米

蛾術編卷七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林惠校刊

說制十一

洪範曰肅時雨若等

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等咎徵曰狂恒雨若等蔡傳云休咎類應自然之理必曰某事得某休徵應某事失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以語造化之妙如沈說禹箕先膠固不通矣朱子云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見得漢儒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古人意精密只于五事

蛾術編

卷七十三 世楷堂

蛾術編

卷七十三 世楷堂

歲月日時等

上體察是有此理王荊公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喻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朱子之言如此沈何不遵師法也鶴壽案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五事有得失而五行應之休徵咎徵自古人君所奉以爲徵戒者也漢五行志引伏生書傳曰羲之不恭是謂不肅咎征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蹶咎時則有衄孽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爲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旱是也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夏大旱是也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雨厥咎皆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咎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厥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庶徵之恒雨劉歆以爲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劉向以爲春秋僖公二十七日恒雨是也傳曰聽之不諒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雨厥極貧時則有故咎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孽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

惟火沴水庶徵之恒寒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故籍秦以爲驗秦始皇即位尚幼委政太后太后淫于呂不韋封嫪毐爲長信侯以太原郡爲毐國宮室苑囿自恣級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夷滅其宗連四千餘家子房陵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之閒輒急如此寒與輒應劉向以爲大雨雪及大雨電雷霜雹草皆常聖厥咎霜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黃禪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舐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僖公十六年正月六螭退飛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懸高飛而達之則退常風之罰是也人事著于下則天事見于上有一節則有一節之徵宜獨晉申生一衣之福鄭子臧一冠之禍哉自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遠令爲人君者無所警惕其不至神州之陸沈也幾希

中而五行傳又蔡所不信不足以折服其心也第就其說思之人于天相感應其職近者應之速其職遠者應之遲入主于天宜呼吸相通五事偶失卽宜謫見于天乃反以歲計卿士師尹職愈卑賤去天愈遠而感應神速反在一月一日之間殊覺顛倒如王者有咎必合一歲之雨暘等總計之直至一歲中有恒雨方可指爲王之貌不恭所致假令一月有咎竟可譏爲卿士之責王置不問乎假令卿士與王皆有咎將一歲之咎盡歸之王乎抑就中分一月屬之卿士乎師尹有咎而一日恒雨或一日恒暘遂足爲咎乎且王者一人得則休應失

歲術編 卷七十二 三

則咎應猶可言也卿士師尹衆矣或得或失豈能時若恒若一時竝應將分地而應乎使同僚爲官有得有失則地又不可分矣蔡將何說以處此蔡意蓋必欲以庶微一時內無皇極之事故強造此說鄭馬孔以王省以下至則以風雨皆言皇極之微以歲月作喻意解說最精也

精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此以日月之行有常度喻政之行有常法而不妄徇民欲能建極者如此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以月之從星而致風雨喻政之失其常而苟

以悅人不能建極者如此蔡傳云凡民寒欲衣飢欲食鰥寡孤獨欲得其所此王政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此說謬不可言飢寒鰥寡孤獨王者視之方如痼疾在身豈獨從其所好所欲而已哉鵠壽案有冬有夏雖兼月言之南北極爲左旋之樞以定南北天有赤道爲左旋之中帶以界南北而黃極爲右旋之樞距北極二十餘度黃道爲右旋之中帶斜交于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最遠距赤道亦二十餘度與黃極距北極相應曰隨南北道右旋而成歲冬至最南夏至最北相距四十餘度自南數北其下值中土所居漸近則寒退而暑進自北黃道右旋而歲之經也其周七十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至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夏至南萬六千里日冬至南十三萬五千里日中無影以此觀之從南至夏至之日中十一萬九千里北至其夜半亦然凡經二十三萬八千里此冬至日道之徑也其周七十萬四千里從夏至之日中至冬至之日中至夏至之日中北至極下北至其夜半亦然凡徑三十五萬七千里周一百七萬一千里蓋日之古旋發散于四十餘里之歲矣一歲之日躔起冬至復植其起處而列宿部星亦循黃道右轉故耳

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禦貌于喬忿禦言于訖衆禦祝于忽似禦聽于怵攸禦思心于有尤禦王極于宗始鄭注止貌之失在于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很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訖止也止言之失在于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止視之失在于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于是非象共沼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怵讀爲獸不狃之狃攸讀爲風雨所漂颯之颯止聽之失在于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躊躇誨爾純純聽我既既之類也尤過也止心思蛾術編卷七十三五世精堂藏板

之失在于去欲有所過欲者是不睿之刑也謂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宗尊也止王極之失在于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今攷五事及王極之沴爲六沴六沴之來有禦之之法有祀之之禮禦之之法卽禦貌于喬忿云云者是劉昭引續漢書建武二年尹敏上疏曰六沴作見若是供御帝用不差神則大喜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不供御六罰既侵其下尹敏所引皆五行傳

文蓋王者遇災而懼修德以禳則災化爲祥也祀之之禮則六沴皆有神靈司之若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叶光紀爲五天帝木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爲五人帝木官勾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爲五人臣皆當祀之

改赤道爲朱道

改赤道之名爲朱道以避正赤道之名在新唐書大衍祐議鶴壽案赤道居南北極之中赤者空也謂天體也

九行者赤道二出黃道南又云立夏至南從赤道赤者假借南方之色也此月行之赤道非天體之赤道而

蛾術編卷七十三六世精堂藏板

推文王受命之歲

置天元積歲以蔀法除之得積蔀三萬六千三百六餘歲三十四積蔀滿二十去之餘六甲子蔀歷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己卯至戊午是文王受命之歲入戊午蔀二十四年也

朔日辛卯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云十月

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此無可疑者或謂宋本朱子集傳作朔月辛卯元版誤爲朔日史繩祖學齋佔畢云朔日也而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何物史繩祖強作解事而魏了翁著正朔攷云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爲朔月未嘗改爲正月也魏特因亦孔之醜一句杜誤出來但箋云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孔疏反覆千載術編

卷七十三

七

世
譜
堂

餘言疏解甚明朱子集傳以十月爲建亥之月并載蘇頤濱說十月純陰而日食陰壯之甚故爲醜愚謂朱子講學自以私淑程子程與蘇爲雖故貶斥不遺餘力及解經則又爲所惑卽如此經十月自毛鄭以爲建酉之月千餘年遵用之而蘇忽改爲建亥之月朱子從之已屬無據不意魏了翁又改爲建子之月翻新立異此則朱子之所不及料也朔月想係傳寫之誤鶴壽案以步幽王六年乙丑建子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詳前卷

一日分十二時

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景景孫正元隋開皇十五年舉秀

才左僕射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効閭銘白鸞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賦正元及時竝了攷甲子干支古但以紀日而史記則以紀歲矣虞夏商用建子建丑建寅迭更則以紀月矣若以一日分十二時亦配干支則始見北史此條他似未有也今星命家以人生年月日推星限之吉凶名曰八字蓋以年月日時四者皆析而爲二配以干支故曰八字然毛詩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昭七年傳六物歲時日月星辰也服虔云歲星之辰左行于地十二歲一周時蟻術編

卷七十三

八

世
譜
堂

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辰也然則六物中竝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時桓六年子同生公曰是其生與我同物疏引魯世家謂同日亦絕不言時大約星命之術周漢僅一見亦不知其術若何既指歲時日月星辰則無一日十二時可知新唐書柳玭傳世族遠長命位豐約不假問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星數謂祿命也可見唐人喜談命然舊唐書呂才傳才辨祿命書不驗歷引春秋魯莊公生于乙亥歲七月秦始皇帝生于壬寅歲正月後魏孝文帝生于丁未歲八月宋高祖生于癸亥歲三月惟漢武帝生于乙亥歲

七月七日平時特著其日且云平旦則不據干支其餘皆但據年月竝無日時韓文公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古詩亦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輶東坡志林退之詩云云乃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宮僕以爲命宮李賀惱公詩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意卽今之談命者夫位三宮日者之說曾益注王身旺凶王時應七夕夫位在三宮宋西泉吳正子注看年命時年命中時是皆只就年月日推之一日分十二時雖南北朝已有唐人推算但有六字不知何時又添二字爲八字也鵝壽案世所傳奇門遁甲之術以爲出自齊太公烟波釣叟歌曰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蟻術編

蛾術編

鶴壽案世所傳奇門遁甲之術以爲出自齊太公烟波釣叟歌曰陽遁順儀奇逆布陰遁

此三時屬上火卦值在三宮癸酉正月立命
意卽今之談命者夫位三宮日者之說曾益注王身旺
時年命中時是皆只就年月日推之一日分十二時雖
南北朝已有唐人推算但有六字不知何時又添二字

七月七日平時特著其日且云平旦則不據干支其餘皆但據年月茲無日時韓文公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古詩亦云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東坡志林退之詩云云乃知退之以磨蝎爲身官僕以爲命宮李賀惱公詩跳脫看年命琵琶道吉凶王詩應七夕人立庄三官宋西臘吳正子生旨年命

爾雅釋天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注歲取歲星一周取禾一熟今夏時之行百世不改宜從夏稱歲而從周稱年從便也劉熙釋名年進也進而前也歲越也越故限也要之

歲年對文則異散文則通鄭注周禮太史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是對文則異此年取禾一熟卽以歲計禾亦一熟也歲取歲星一周謂十二歲一年川河間以三

蛾術編

一章也歲取歲星一周計一二歲也立則不以正其
月則十二年而歲星亦一周矣是散文則通也。鶴壽案三禮義

堯典閏月疏引王肅注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
在斗指兩辰之閒無中氣故以爲閏也肅注本周書周
月解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太平御覽卷十七文士
傳云陸續字公紀作渾天說曰閏月無中氣斗斜指二
辰謂北斗所直假如正月應指寅今則已非指寅又不
指卯是不能定其中氣所在春秋公羊傳所謂天無是
月也蓋一年十二月每月二候前一候初交是月之節
此節氣也後一候爲是月之中此中氣也鶴壽案漢志
是爲閏月閏所以正中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日一日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日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

三百四十八而與日會者十二爲一年大率三百六十日爲常數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爲二十四氣是爲氣盈而盡夜長短節氣寒暑于是定焉一年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分爲十二月是爲朔虛而晦朔強望子是定焉積歲之有餘就年之不足而後有閏三年一閏尚餘三日有奇五年再閏則少五日有奇積十九年閏在十二月氣朔分齊大率三十二月則有閏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無在朔若不置閏晦朔強望皆非其正盡夜平分不在春秋之中而寒暑反易矣今案漢人所用者平氣平氣而未知定氣定朔唐以來惟用定朔而不用定氣猶未密也必得定氣朔二者審之既精然後視無中氣之月爲閏月定氣者曰體實於其節序定朔者曰體月體實會也定朔日數不均必先求經朔爲根而進退增減之中氣起于七衡六閏古少皞氏之官有司分至啟閉者分爲春分秋分至爲冬至夏至歲爲立春立夏閏爲立秋立冬是爲八節其後因而增詳一歲分中氣節氣二十有四周髀言七衡周而六閏以當六月政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一內天之中日出左而入右南北行故冬至從坎陽在于日出巽而入坤夏至從離陰在午日出艮而入乾外衡冬至內衡夏至六氣復離皆謂中氣髀所稱正北極者左旋之極是爲赤道極北極璇璣者右旋之極是爲黃道極赤道正而黃道半在其內半在其外日之行是以有發殺此寒暑相代之故也璇璣距正北極如內外衡距赤道之數正北極居中璇璣環繞之而成規盡夜半周又過一度均分此規爲十二官璇璣夜半至其初爲節氣至其中爲中氣中氣節氣之距凡十五日有奇璇璣之環繞正北極也與日行發殺相應是故北游所極值正北子位是爲建子于時日值外衡而冬至南游所極值正南午位是爲建午于時日值內衡而夏至璇璣夜半所達由子丑寅卯辰巳六官以至于午則日自南而發南如是終古不變故十二建本子北極璇璣宋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

在然則月建之義以表璇璣周髀稱從坎從離信而有微也準一歲二十四氣以設衡日至其衡為中氣璇璣兩官之交春正月建寅節氣立春中氣啓蟄後漢改為雨水日入次五衡二月建卯節氣雨水後漢改為驚蟄中氣春分日入中衡三月建辰節氣穀雨後漢改為清明中氣清明後漢改為穀雨日入次三衡夏四月建巳節氣立夏中氣小滿日入次二衡五月建午節氣芒種中氣夏至日抵內衡而發南六月建未節氣小暑中氣大暑日出次二衡秋七月建申節氣立秋中氣處暑日出次三衡八月建酉節氣白露中氣秋分日出中衡九月建戌節氣寒露中氣霜降日出次五衡冬十月建亥節氣立冬中氣小雪日出次六衡十有一月建子節氣大雪中氣冬至日抵外衡而敵北有二月建丑節氣小寒中氣大寒日入次六衡一歲幾衡相應之大較也十二月建自遼周書以爲斗杓所指漢人據之說經祖沖之始辨其失近梅文鼎說爲問答辨證恆詳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冬仍爲既旣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爲建寅曰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自大樞作甲子以經之時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故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組星昴祇以晝夜永短爲憑晉中之星爲斷未嘗言及斗柄也孔子去堯時已千五百歲歲差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月令春之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兼舉十二月而猶言之可謂詳矣均非止初春問議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竝不言斗建天官書云杓擧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脊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非僅斗杓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

之閒矣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閒又何以別其爲
雨辰之閒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竝非兩
辰之閒也十二辰首尾鱗次何處設此三十度于兩辰
間以爲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斗杓之星距北極止二
十餘度必以北極爲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
中土所處在斗柄之南仰而觀之斗柄與辰極並在天
頂之北故古人言中星不言斗杓淮南子謂招搖東指
天下皆昏不過大槩言之非以此定月建是故斗柄雖
因歲差所指不同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今攷夏小
正舉斗柄者三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則寅月指
子矣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則未月指午矣七月斗柄指
縣在下則旦是申月指子而且也與中星表渙同一例
竝不以爲月建祖氏晦氏以歲差知月建非因斗柄移
辰而不知北極璇璣冬至夜半恒指子春分夜半恒指
卯夏至夜半恒指午秋分夜半恒指酉以四游所極推
之餘月則月建十有二由璇璣夜半所建顯然且璇璣
所建與日躔黃道發南致北應實爲氣之所本祖氏謂
諦以氣之所本者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祀社日用甲雖見郊特牲然召誥戊午社于新邑用戊
不用甲且社祀土神戊日屬土用之正宜史記陳丞相
世家陳平陽武戶牖鄉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三
國志董卓傳嘗遣軍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
下王修傳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
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民聞有社從來久矣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月爲陽數而日復重之只是尊陽
之義故重此節

蛾術編 卷七十三 世楷堂 藏板

社日

世俗相傳每年立春立秋之後逢第五箇戊日是爲社
日通鑑天祐二年二月戊戌社胡三省注自古以來以
戊日社戊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但不言立秋
太平御覽卷三十時序部云禮記月令二月擇元日命
人社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農祥元日謂近
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月令鄭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
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與御覽不同宋湖上逸人讀
書剩語自注云後天萬年林立春立秋後五戊爲春秋
社月令不言秋社而唐人詩有之剩語云云與御覽合

蛾術編 卷七十三 世楷堂 藏板

黃梅

元晉川冀元禮田家五行云芭種卽爲黃梅陰陽家云
芭種後逢壬立梅夏至後逢壬梅斷此際衣沾雨溼多
致蟲穎農人插秧迎達謂之發黃梅風土記云夏至前
達種後雨俱爲梅雨陸佃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梅
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雨自江以南三月
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唐某氏詩水國芭種後
梅天風雨涼杜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柳詩梅實
迎時雨蒼茫值晚春

蛾術編卷七十三終

蛾術編卷七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制十二

在齊聞韶

史記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攻魯昭公昭公奔齊其後孔子適齊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下言孔子反魯年四十二昭公卒然則聞韶約年四十案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樂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觀止矣雖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一

世楷堂
藏板

則魯固有韶夫子應早聞之惟因陳爲舜後莊二十二年敬仲奔齊世守其業想子孫而抱祖宗之器必有獨得其真者非魯之韶可比也孔子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盛謂韶盡美又盡善亦當在此時鶴壽案魯昭公二年三十六文記謂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比公羊殺梁二傳後一年故云三十五也孔子卽于是年冬通齊在齊一年而返說苑稱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于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此劉向襲用論語而不自知其誤也論語明言三月則聞韶並不在適齊之初蓋在明年之夏與秋也何以知之若使僅僅聞韶則一日之間自一成至九成猶耳聽之而已矣今既學之三月則非值樂師數習之時必不能如是之久也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冬通齊冬非教樂之時也月令仲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季春之月是明年春亦非

教樂之時也惟夏之三月或秋之三月則樂師教習皆在是時夏之三月文王世子所謂太胥秋頌樂合聲是也秋子諸子及衆樂工故日日作之而孔子乃得從旁聽之至子三月之久也論語三月二字固有明徵豈言其久之謂哉

太師摯章

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可攷矣國樂官之制太師樂官之長也少師太師之貳也侑食者堂上之樂也擊磬者鼓與播鼗者堂下之樂也言四飯則非若諸侯之三飯者矣然太師句下不言初飯或以爲初飯太師自領之侑食在堂上以琴瑟爲主雖未有攷然據周禮王大食則奏鐘鼓明每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玉藻進饋進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二

世楷堂
藏板

羞工乃升歌疏云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鶴壽案此章止就樂官之他適君相見及燕勤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舞夏則諸侯之樂武燕勤王事大夫下管新官笙入三成燕羣臣及聘問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以笙聞之則諸侯之樂官尚有笙師矣惟磬師掌教擊磬擊磬編鐘蓋特磬磬此磬師人所掌也

詩亡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則雅亡風存風雖存不

入樂也而說者則曰雅亡于幽固已風則自幽以後諸國各自有詩邶鄘衛有桓莊釐惠襄之詩檜鄭有桓莊釐惠之詩齊有桓莊之詩魏有桓之詩唐有桓莊釐惠之詩秦有桓莊釐惠襄之詩至于陳之株林澤陂曹之侯人鴈鳩下泉則并有頃王詩焉卽以王論黍離君子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稚葛藟諸詩平王詩也豈必皆四十九年前詩乎免爰采葛大車桓王詩卽有麻莊王詩也豈非四十九年後詩乎烏得謂亡然則聖人之春秋自頃王後始從而定之其前猶仍史記之舊也又曰平王後雖有詩不得列于雅而下夷于侯詩蛾術編

卷七十四 三 世格堂藏板

所爲亡與由前之說風詩一日未亡春秋一日可不論定聖人何不并惠公以前之春秋竝存之而斷自平王也且風亡于頃王而雅則先亡于幽王矣然書止于文侯之命猶未忍絕望也若必待變風終于陳靈然後爲詩亡則春秋不當託始于隱公自呂成公主此說學者多惑之此說謬也由後之說風雅頌卽詩之譜若今樂曲之在其宮者也其體格音調截然不同當時作者亦如今之度曲依其譜之腔調而作後人覽之若爲風若爲雅不能以私意爲升降如賓之初筵武公悔飲酒宜列于風而列于雅七月流火周公陳王業宜列于雅而

列于風皆作者體格如此故朱子曰不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是當時自如此陳潛室曰雅亡獨有民俗謡歌故止可謂之風非聖人降之也王伯厚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于魯已爲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范甯穀梁傳序云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胡文定因有降爲國風之說王自降于樂官降之乎抑夫子降之乎此說謬也然則詩亡之義何居夫詩與樂相表裏而雅則入樂風不入樂春秋衛獻公享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章知不但正雅入樂變雅亦入樂焉詩言以雅以南蛾術編

卷七十四 四 世格堂藏板

周禮篇章缺豳詩以逆寒暑而六經論樂無及風者知風惟二南與豳之七月入樂而其餘皆不入樂焉文獻志程氏言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用鹿鳴鄉飲酒笙由庚鵲巢射奏騁虞采蘋如此類未有出南雅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敘諸國自邶至豳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蓋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如程氏言并謂古無國風之名今案上

氏言風有采繁采蘋禮記言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風之名自古有之要之十三國不入樂則可信也夫三代以上以樂造就人才昭示功德者非以其詩之辭也其感應微妙盡在聲容歌舞之間兩漢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聲詩之道遂絕後世人才所以不及古人功德所以不能及遠皆由于此然則雅詩惟可入樂故能爲功于王迹而賴以存風詩惟不可入樂爲功于王迹而不足賴以存東遷以後西京苟篋蕩然無存太師旣不修春誦夏絃之教而宗廟中又無功可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五

歲
時
堂

象無德可昭雅詩一體遂失傳而王國之民欲寫其太息愁苦不得已取列國之體效而爲之則亦不過傳之里巷賦之宴會而已旣不可入樂無益于教化無關於功德雖有詩謂之亡可也當詩之未亡則詩在卽史在惠公以前之春秋不論不議當詩之已亡則史在卽詩在故平王以下之春秋大書特書且更有微意焉王處衛後而不次二南恐其近于正而不著其變也不名爲周而仍號爲王嫌其混于侯而自亂其例也蓋自幽王後遲之四十九年不忍以春秋遽接雅亡之後使幽之後有如成康者出焉則禮樂再興雅不亡迹不熄矣何

爲國風爲詩亡皆讀書不知原本者也鵠壽集雅陳王民間之風俗而不係乎王者之政教以雅亡爲詩亡其說是也至謂雅入樂而風不入樂則非也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顧氏曰二南也鵠之七月也鵠之七月也

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頃也詩之入樂者也那以十二國之風附于二南之後鵠鵠以下六篇附于幽六月以下五十八篇附于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附于大雅詩之不入樂者也此蓋沿程大昌之說詩未有不入樂者持宗廟朝廷祭祀燕享不用之耳而其屬於樂府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故吳札請觀樂而列國之風竝奏古者四夷之樂尚陳于天子之庭况列國之風平衛之淇澳鄭之樞衣齊之雞鳴秦之同袍同澤斐斐之中何嘗無工聲亦有非祭祀告禱之詩而謂之鵠者敬之小毖振鶯閼子小子等篇以其不類雅之音節故附于頌也

雅頌得所

蛾術編

卷七十四 六

歲
時
堂

鄭衆注周禮太師云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于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爲之歌邶鄘衛又爲之歌小雅大雅又爲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頌有謬亂之于樂與聖人同司農兩解自相違反然太師已有風雅頌之名當以前解爲正

程大昌曰所謂雅頌得所者古詩音韻節奏必皆自

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詩孰適而當爲風軌道而當爲雅頌乃其在古有的然不可汨亂者鄭樵六經奧論曰雅頌之音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自別矣章俊卿山堂考索曰風雅頌古人之體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其辭典雅醇雅然雅有小大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得失有美有刺頌則無諷刺惟以鋪張勸德爾子曰雅頌得所當聖人未反魯時小雅固已典正然其語閒有重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

七
世
藏
板

卷七十四

戰術編

古詩雖多風雅皆混殺無別遠聖人而後得所也三說皆善但得所恐不但雅頌有別卽雅之中頌之中亦各自有殘缺失次須釐定之者

得所專言雅頌不及國風說者皆據程大昌說以爲詩惟二南雅頌入樂餘國不入樂雅頌入樂爲用尤大于南故專舉之案經籍所載如鄉飲酒禮燕禮大射禮所歌甯俞稱諸侯朝正于王敵王所憲而獻其功王宴之所歌穆叔稱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等所歌及所謂用之鄉人邦國房中者固皆不出乎二南雅頌之外然襄二十九年吳公子觀樂爲之歌諸國風注云此皆各依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疏云詩人作詩其所作文詞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詞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八音俱作取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于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者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季札有以知其趣也又云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直聽聲以爲別然則諸國詩皆是樂章非徒歌其辭史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全詩皆入樂也大昌之說頗誤夫子言得所舉雅頌以槩風耳皇侃疏云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正餘者正亦可知也壽案司農注周禮與注左傳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知全詩皆入樂也大昌之說頗誤夫子言得所舉雅頌以槩風耳皇侃疏云雅頌是詩義之美者人所共知者甯武子之對湛露彤弓叔孫穆子之對肆夏文王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篇八篇可歌鹿鳴鶡首鵲巢采蘋采繁伐檀白駒虞八篇廢不可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謫史賓拾聲歌扶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案投壺之文最古故列于經而其說不可曉二雅之材一百五而以爲二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鶡首康成以爲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

八
世
藏
板

卷七十四

戰術編

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混于雅猶之可也變雅之
混于正雅不可也變風之混于變雅猶之可也遂混入
于商者五帝之遺聲則康成以爲商頌者非矣齊者三代
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竟指爲雅詩不可障者
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葉石林謂吳札觀樂以大雅
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則
是以爲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誤合之
正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是失次之尤者也此蓋本于
劉炫規杜預之過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衰清容謂小
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何草不黃矣鹿鳴至菁
義皆美詩何言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德矣然民
勞至召明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
至菁莪而止大雅至卷阿而止其言與葉石林合頌之
失所以毛傳攷之綠衣鐸窶戶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
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楚莊王述大武之三章
曰齊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于資武之
先于桓故杜預以爲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
馬竹村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
之如桓者一章之首章而下之謂武篇功名以鑒之邪

龜二十六卷南龜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
卷載在筮書之前周禮太卜首掌三兆之灋次筮次占
夢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藝文志
所載或卽百有二十千有二百之數後來諸家書目皆
不載龜書蓋龜灋久亡惟當闕疑鵠壽案玉瓦原三兆
陰陽四兆開龜之下體也兩齋蒙繹克五兆鑿坼之象
乎五行而視其變化以占吉凶也王兆者史記所謂玉
靈夫子祀曰假爾玉靈招見物神之以卵燭之以荆
問焉如響克紹天明乾爲玉故曰玉兆天龜燭故王亦
稱靈也瓦兆者施人爲蓋合土爲之其形象龜蓋者龜
也瓦象其體火氣初交厥陰鑿啟其德爲坤黃中通理
坤爲土故曰瓦兆地龜仰蓋首向南仰之象也原光者
卜必再兆而後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光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王之原兆也阪泉之兆晉文以伯
大橫之兆漢文以興此之謂原兆言鬼謀必先人謀蓋
蠟術編